

机遇·反思

——我走过的路

JIYU FANSI
WOZOU GUO
DE LU

78年的人生历程

人走山路是会碰到狼的，要了解狼的习性，要防止狼在背后袭击你。我更奢望的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伤害人的恶狼，这条山路岂不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吗？

感恩 著



团结出版社

机遇·反思：我走过的路

感恩 /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机遇·反思：我走过的路 / 感恩著. —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126-1988-3

I. ①机… II. ①感…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9359号

机遇·反思：我走过的路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131千字

印 张：5.25

版 次：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978-7-5126-1988-3/I.812

定 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献给爹爹和阿妈：

‘ 机遇 · 反思：我走过的路 ’ 魂归故里侍爹妈。

目录

第一篇 生未逢时命多乖 / 1

第二篇 在劫难逃廿八载 / 21

第三篇 几经奋搏出狭缝 / 67

第四篇 赢得夕阳半点爱 / 95

附录 / 145

后记 / 157

第一篇

生未逢时命多乖

那是民国二十三年，公元 1934 年 10 月 23 日（农历甲戌年 9 月 16 日），我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科教之家。有人说我命好，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有人说我命舛，出生就遭“霜降”，随后要过难关。十二生肖中，我属狗，奇怪的是这些人包括我自己都忽略了这一要素。我从未关心过这种议论，我也不相信就凭这一天就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这是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哪怕你出生在“春分”或是“小满”。我今天是根据我走过的不顺路，最后总结出的小标题是“生未逢时命多乖”。

我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铁井栏 6 号。但我能记事时起就已搬家到永东路 235 号，它西面隔着护城河就是中山公园（那里边有中山纪念堂、图书馆、运动场、图片走廊和积谷山等），公园北面是华盖山，西边是市区，南面是城南花柳塘。我的父亲（我们在家习惯称呼爹爹）夏绍裘，字诗声，是中学教师。我的母亲（我们在家习惯称呼阿妈）徐璋是家庭主妇。他们俩信仰基督教，但家里灶台上方挂的是灶王爷的像，过的也是中国的年。我想这可算是中西合璧吧，不论儒教、道教、佛教还是基督教，在劝人为善、助人为乐的观点是一致的。我有姐妹兄弟共 10 人，我排行第五，三兄弟里我居中，我哥大我 6 岁，而我大过我弟 10 岁。对我影响大的要算是二姐（她大我 8 岁）、大哥和四妹（她小我 4 岁）。我们家的厅里有个可伸缩的大桌子，中央有一个从天花板下垂的挂灯。家里有个不成文的家规，每晚全家总是习惯地围着它。爹爹坐上位，我常最靠近他，坐在边位，便于他监督作业，他总是填鸭似的特别给我加压力。其他哥、姐们也都分坐两侧，各做自己的作业。阿妈比较灵活，因为有小的要照顾。我容

易疲劳，常要求早些睡，但必须拉走我哥一起回房，因为我怕黑，一个人时更怕有鬼。我们分头睡在同一张床，同享一床被，他的头碰不到我的脚，而我老是嗅他的臭脚味。我家有个小院子，我大哥和我养了几桶蜂，一次蜂群分封，老蜂王带走一半工蜂在空中盘旋后聚在一个树杈上。是我把哥叫来哄赶它们进新窝，结果哥被蜂扎得肿了个气球脸。我胆小，远远地看着没有事，真感到惭愧。我二姐常给我辅导功课，除数理化外，我最喜欢听她讲历史故事，像孟尝君、信陵君、毛遂自荐、鸡鸣狗盗等等，后来我发现她大多取材自《史记》。我大哥 1946 年春就离家上大学去了，他学航空。我四妹是我家最后一位，在 1957 年上了大学，在杭州浙医大。在那些岁月里我们俩在外地相互勉励、支持。再下面的妹妹、弟弟都失去参加高考念大学的资格了，尽管他们比我要聪明。

我除照片外从未见过祖父夏炳南，他是广东省新会县人，曾任清军（文职）于中法战争时参加过宁波保卫战。打赢镇海口战役后就地解散，后定居温州，在鹿城区铁井栏开设了温州市第一家照相馆，名叫“同昌照相馆”，后来安排我三叔继承，在温州府前街先后开办了“人外人照相馆”和“黎明照相馆”。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参加过祖母的葬礼，但没有留下深的印象。

我的父亲从小就读于温州由教会办的私立艺文中学，后来他走出温州，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工作，像在上海、嘉兴等地任职外资英美烟草公司（就是生产‘美人牌’香烟的）和代理过美国柯达（KODAK）、德国埃克发（AGFA）照相器材公司、英国百代唱片公司等推销业务，到过四川、陕西、甘肃和宁夏，这时他练就了一手好英语。他对化工专业很有造诣，

30年代他曾上海自办“懋海总行”（Over-Seas Industrial Corporation）生产、销售以“皆灵钠”（Auto-Cleaner）命名的洗衣粉（现在国际上已通用 Detergent 一词）。这种技术在哪个年代是很了不起的，我们家很长时间一直在使用它，它是用防水纸包的白色粉末，加点水后就成了半透明肥皂。这里我展示的是他劫后遗物中，用四国文字印刷的说明书碎页。但愿能还它 80 多年前的光辉。

父亲事业有成后回到温州，盖房置业，生儿育女。他一直在景贤中学、建国高等商校等温州的私立中学里教课。他教的是英文、物理和化学。他为人正直、豪爽，性格有点倔强，对自己要求严格，原则问题必须要求理清（这种性格的人能成大事，但也能遭大祸），早年他就熟悉照相技术，他编写过好多摄影技术书，有六本书稿我至今还代为保存。

我的母亲，浙江省永嘉县人。她是我心目中认为绝对好的女人，她默默地支持我父亲的全部事业，她管家务，省吃俭用，尽全力带大十个孩子（不包括出生时夭折的两位：我二哥和四弟）。她从未怨言，受委屈时只是倚在房门后，偷偷地流泪。只要让我看到，我总是赶紧上去帮她擦泪。

TWO

一
一

浙江省的地貌属丘陵，温州地处浙南，它的北、西、南三面被雁荡山脉包围，剩下东边面临东海。因而陆上交通相对闭塞，海外经商相对活跃，温州人个性开放、倔强、敢为人先，人文独特，语言也独树一帜。

日本鬼子（更多的是朝鲜二鬼子）对温州没能采取长期统治，而是采取抢光后就撤退的战略。先后从1941到1944年有过三次扫荡性的抢劫，老百姓也就有过三次逃难，我全都经历过。

记得一次空袭警报响过后，紧接着敌机掠过上空，一路扫着机枪，这就是鬼子要进城的信号了。我还在城南小学上学，爹爹跑来拉着我的手就向内河码头没命地跑，他跑得很快，我累得差点喊救命。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回家啦，那里一切都不要了，路上抢购点点心，挤上一小船直奔上河乡。这才和阿妈、姐姐和妹妹等会集，才知道哥哥还留在老家，他的任务是要和鬼子周旋，并防止内贼趁火打劫。还有一次，一支鬼子小分队居然深入我们逃难的乡村，我们就得再次逃跑，有劲的（此时我也算是有劲的啦）就爬上山头，跑不动的就往树丛

草堆里藏。我姐姐藏的树丛还被鬼子用刺刀自外向里检查过，吓得她不敢有任何动静，哪怕被刺伤，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世上烦恼的事总是由大人们来承担的，小孩都只是玩开心的，尤其小男孩。我喜欢这里有溪水经过的稻田垄间，能抓到金色鲫鱼和一种有八条胡须的鲇鱼。我也喜欢收集蜘蛛网去扑捉蜻蜓和知了，我也爱玩蟋蟀。我曾用大头别针弯曲成鱼钩套上蚯蚓连续五天趴在一架小桥上垂钓，等候一条大鱼上钩，终于成功了。但我对玩是不会上瘾的，我必须先完成功课和作业，那是家规，也是我自觉的行动。

THREE

三

1945年抗战胜利，家乡和全国一样，一片歌舞升平、欣欣景象。学校开学了，受逃难而荒废学业的孩子要经过甄别考试按成绩重新决定班级。1946年春，我被录取在建华初中二年级下学期。起初我有点怕跟不上，因为我根本没有念完小学，虽然逃难时爹爹和二姐总是坚持给过我一些零星补习。但此时，他们都鼓励我去，我坚持下来了。

半年后，1946年秋，我及时转学到永嘉中学初中三年级。从此以后我再不跳级了，有人说我选择的战略对头，节省了不少时间。可我后来发现这并不理想，周围的同学都比我的年龄大、社会经验多、办事能力强，养成我一个习惯，总是要看看周边人的脸色办事，不想逞头，最多只充当个二把手。

学校离我家近，就在中山公园西边，是名牌中学，是一座有高中部和初中部的完全中学。记得学校举办年度英语演讲会，爹爹为我写了一篇演讲稿，内容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最后取得胜利。他一字一句校正我的发音，提醒我应注意的礼节和姿势。我上台演讲了，虽然还有点怯场，但获得很好评价，拿到了亚军。冠军是高中部一位女生，她发音比我

清晰，名叫沈灼灼。这给我很大的鼓舞。很奇怪，从那时起，我对英语特有兴趣，爹爹又教我练习英文打字。爹爹和二姐总是有检查我作业的习惯，给我的也总是正面的鼓励。

我上学校，要步行跨过护城河上北边的中山桥，向西经过中山公园，需 20 分钟到校，这里就是市区了。放学时，有时索性就在公园里走一趟，还可以爬一趟积谷山，在山顶的积谷亭里坐一会，然后从南边花柳塘的一座桥返回家。两桥之间这段南北向护城河较宽，每年端午节有赛龙舟活动。我记得还参加过一次，当然是中学生之间的竞赛活动。学校经常组织郊游，最远去过仙岩，风景好极了，有好多瀑布，那是在瑞安县境内，有 40 多公里远，要乘内河汽轮，往返需一天。温州市区有很多名胜古迹，如护国寺、妙果寺、松台山、华盖山、积谷山等。我特别喜欢江心屿，它中流砥柱于瓯江中，气势恢宏，那里是南宋高宗逃难的地方。但我只追求风景，我记不住那些历史典故。

1947 年秋我考进温州市立中学高中部。

FOUR

四

1948年是个非常动荡的年头，北边战事吃紧，京（南京）、沪、杭一带人心惶惶，学校里当时来了一位军训教官，说是从国民党空军退伍的，年轻体壮，胆子很大，居然率领我们去杭州拉练（其实对我们是游山玩水，对他或许是一次公费旅游），我们都得先坐海轮去上海，在北站换火车去杭州。回程要走原路。

我是第一次乘坐海轮，航程要穿越舟山群岛外洋。看到大海，那是家乡河汊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在甲板上嬉闹够了，那天夜里突然起风，大海就给了我一点脸色看，它让我晕船呕吐了。

全班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有大过我四岁多的，我年龄最小，个头当时也最小。有个女同学是上海人，她发育很好，看起来完全像个大人，这次到她老家，一路上她志愿充当姐姐，主动把我当弟弟来关照，她的名字叫叶剑英，很好记。在上海换火车停留时，她领我去过她家，我第一次认识抽水马桶。她还介绍给我，什么是一些书上写到的“上海亭子间”。

在杭州，我们寄宿在一座小学里，就在西湖边教仁街。

除走遍、玩够环西湖的景点外，甚至远去灵隐、龙井、六和塔等地。这些天，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我还学到不少知识：原来月台不是赏月用的，柏油马路并没有油……

江南水乡有一大特点，河道四通八达，人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在河水里洗菜（当然啰，你如果杀鸡、剖鱼时要小心，会被上空的老鹰突然扑下来叼走的，这样的生态环境现在再也看不到了。）淘米，甚至作为码头好上下船。我家的后门紧挨河网，我很小的时候就好奇地注意到我大哥曾在房墙上向外伸出一块板用作跳水用。1946年春他早已上大学去了，他上的是空军机械学院，地点在成都，后来1949年整体搬到台湾台南冈山。我大姐是在1945年结婚去了澳门，我二姐是1947年结婚去了台湾。他们都走出温州去闯天下了，这时我也开始学游泳了，假期里同学们都来这里学游泳和跳水，同学带同学，一天好几帮，因为他们要在我家换衣服，所以我都要热情接待，直到陪他们一起游泳。

我当时14岁，天真无邪。

到1949年年初，社会上很乱，自然反映到学校里，班里有个同学叫钱世海很喜欢我，给我讲共产党好，说是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到胜利，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苏联红军为主力打赢的。我不太相信，因为我演讲时当众吹嘘过原子弹的威力，但我也不反驳，我不爱争论这种话题，因为我关心的是数理化，但我喜欢他这个人。

1949年5月，浙南游击纵队解放了温州，不少人列队欢迎游击队进城，我也去了。在穿蓝制服、戴八角帽的队伍里，我见到钱世海向我打招呼，我也看到沈灼灼在队伍里，女人